

透過油料、膠彩或水墨；相異互別的媒材，也替有情山水各擬千姿萬態的風貌，共同豐富了台灣風土的文化生命力。

文、圖片提供／鄭美

廖繼春  
龜山島  
油畫  
1970-1975



台 灣東部有海岬港灣、奔澗飛瀑、崇山峻嶺、深峽幽谷，它天然天成、雄奇秀麗；好景渾然，山海相繫，是台灣最後的淨土，也是台灣人安身立命

的好所在。

龜山島，位於宜蘭東方海面，是海上的自然生態公園，也是台灣東部最顯著的風土地標。

廖繼春（1902-1976）的「龜山島」（1970-1975）中落日的瑰麗色彩，染滿了天空和海水，就連黑色的岩石也抹上了紅色的餘暉。龜山島在粉綠的天空下，自淺粉紅的海面上緩緩浮起，映照了一身的藍紫。當廖繼春在東北角海岸乍見龜山島

時，似乎激發了他創作的衝動。他直覺的感受色彩，情不自禁的要詮釋海洋的壯闊、火山島的雄渾、岩石的嶙峋，以及展現複雜、壯麗的海景。那充滿節奏，起伏在夕陽中的海濤，與岸邊的岩石有著相同的脈動韻律：天空與海水上下呼應；岩石與龜山島前後輝映。廖繼春把光線與景物融合為一，使作品蘊含了無窮的內在活力。尤其畫中那些主觀詮釋的色彩，仿若自成旋律的音符，更匯聚成一首交響曲，自然流露出台灣熱帶陽光的燦麗。他的心境與他的畫作一樣，愈老愈原真，畫面洋溢著青春勃發的氣息，而這也正是無爭無求的生命至境。

東北角，突出的岬角，內凹的灣澳、岬灣交錯的海岸線……是台灣東北部最令人賞心悅目的壯景。粗獷多變的山川地理，經過山風海雨的雕鑿，由鼻頭角拉开序幕：一面是廣袤壯觀的海蝕平台，一面是迫近海岸的丘陵山脈。登陸鼻頭角便可親覽動人的山水奇岩。

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，李石樵畫了許多北海風情畫，描繪翡翠灣弄潮的男女，以及基隆、八斗子等漁港風光。李石樵晚期的寫實作品，不見雕鑿，更洗練地畫出他移居美國之後，日夜懷想的家園工地。

膠彩畫家劉耕谷（1940~）最愛傾聽夜間的嘩嘩潮

聲。他的「鼻頭角夜濤」（1981），浪花翻飛，仿似滾滾波濤，向人迎面襲來，真令人有身臨其境的感受。一片片棱角分明的銳角大岩塊，陡峭又突兀地在斜線的動勢構成中，形成明暗變化的立體塊面，白色浪花激盪其間，舒解了岩塊深沉而厚重的壓迫感，使水石之間，柔剛頡頏，從而產生戲劇性的張力與變化。在神秘藍色調的黑夜中，柔和的月光輕灑海面；而鼻頭角的大岩塊，在海潮的推助下，更似乎了無聲息地向海洋悄悄伸入。劉耕谷將他個人的主觀情思，添注在他對地域風土的冷靜觀照中，以礦粉顏料層層敷彩，營造出瀚海夜濤的浪漫情調，並為中國傳統的丹青重彩，在當代中覓得鮮活而新穎的風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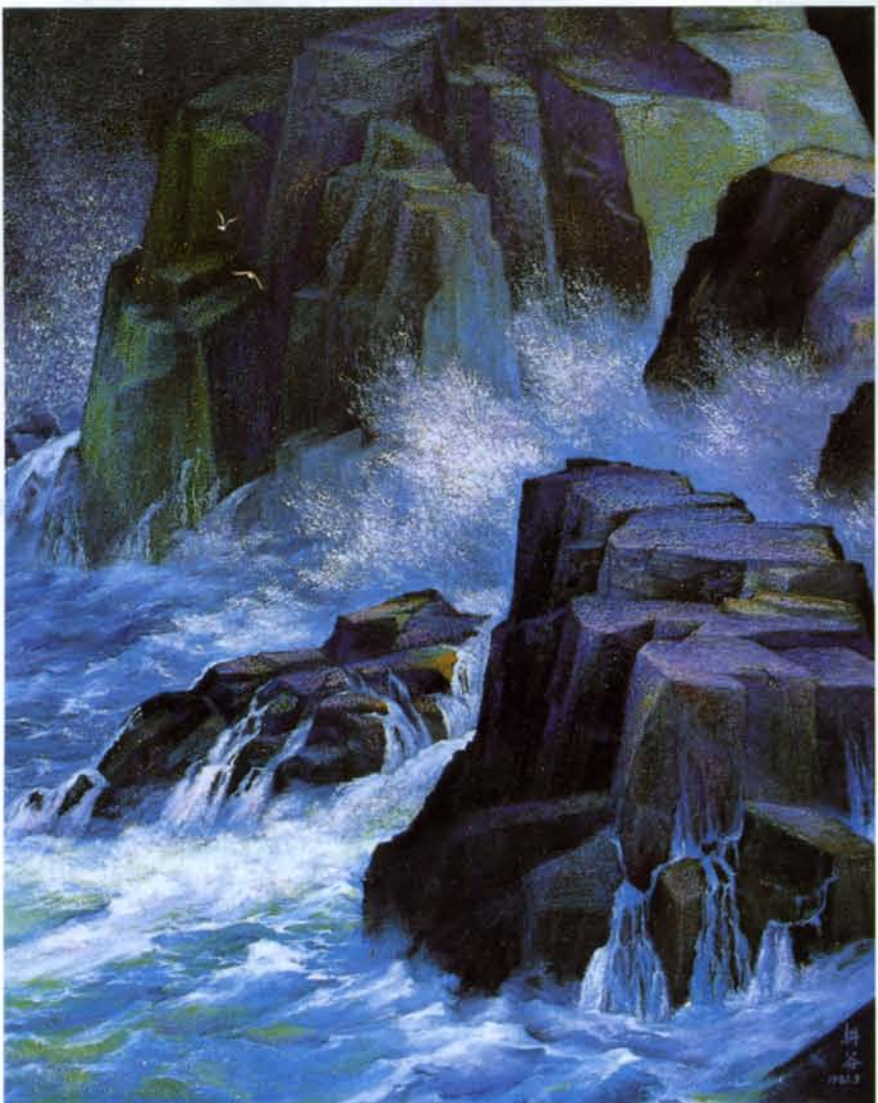
溥心畬（1896-1963），這位詩、書、畫兼擅的前清末代王孫，渡海來台十五年，遊歷了許多台灣的名山勝景。包括日月潭、太魯閣、秀姑巒溪、龜山、碧潭、

烏來、澎湖、大屯山、北投、野柳、青草湖、大見湖等地。而在諸多的名山勝景中，除了烏來與北投的鳳凰閣曾經分別入畫，所謂「花蓮八景」，竟也意外成為他為台灣所留下的難得之作。

溥心畬所畫的花蓮八景，包括大魯閣、能高飛瀑、八蝶疊翠、築港歸帆、澄潭躍鯉、紅葉尋蹊、安通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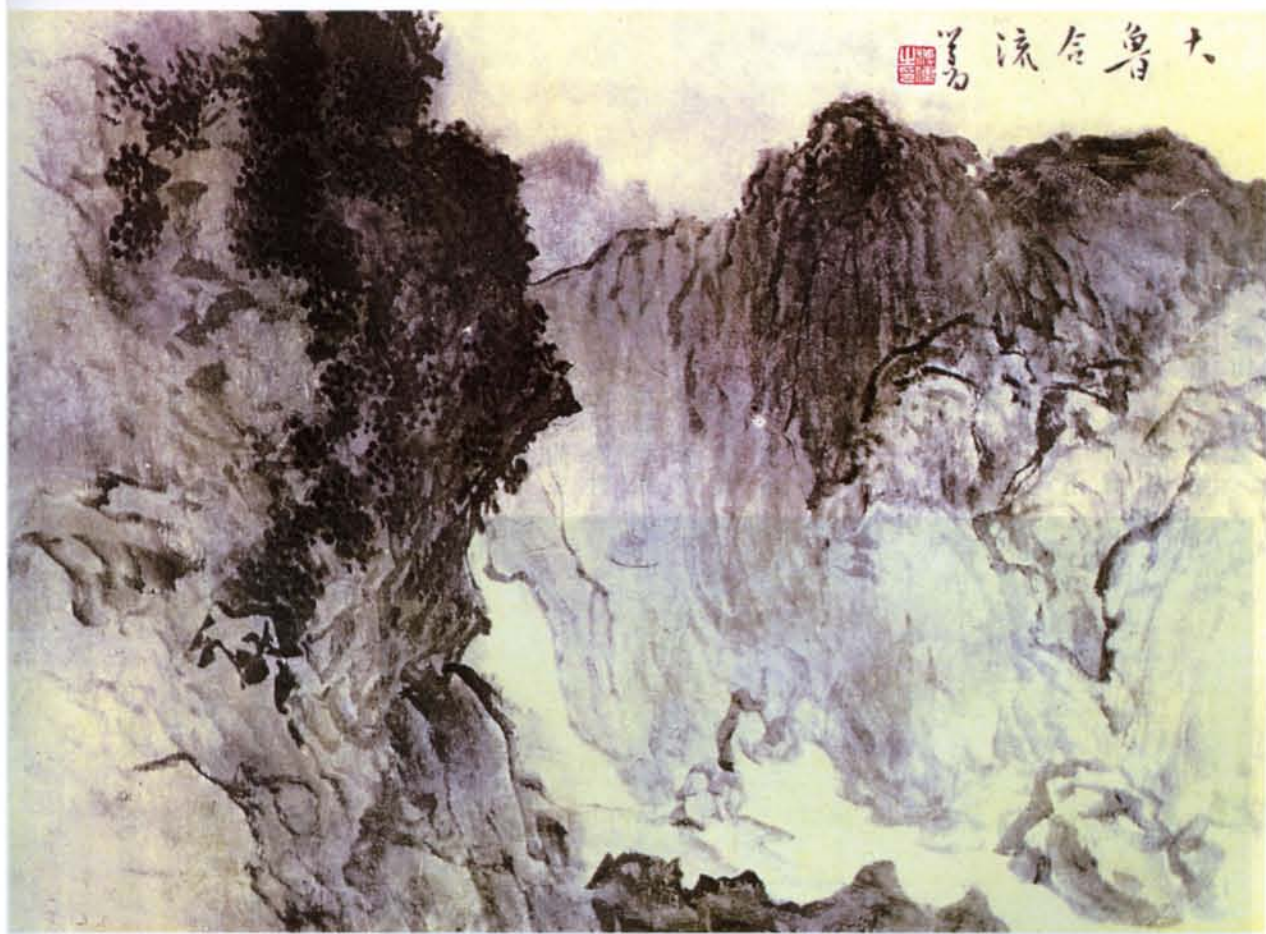
溥心畬（1896-

1963），這位詩、書、畫兼擅的前清末代王孫，渡海來台十五年，遊歷了許多台灣的名山勝景。包括日月潭、太魯閣、秀姑巒溪、龜山、碧潭、



劉耕谷 鼻頭角夜濤 膠彩畫 1981





王會  
大魯合流  
水墨畫  
1953

暖、秀姑漱玉。這八幅畫作，已不見傳統山水畫的重疊疊嶂，卻出之於平遠的構圖——平實而懇切地流露出他對花蓮山海的真實情懷。在這幾幅畫作中，自然形態的奇姿異態並非主題；自然與他內心相契互通的「化境」才是他意欲表現的重點。溥心畬詩、書、畫、三藝合一的水墨作品，自然標寫出他個人嶙峋的風骨與前朝遺民的悲涼身世，十足表現了他那份寄情遺興的文人畫特質。花蓮八景也顯露出一位大陸來台的文人畫家，在與台灣山水相遇後，景境相融的另個藝術面向。儘管畫面仍然古意盎然，卻仍充分見出他對現實的衷心關懷。

這幅「大魯合流」，溥心畬以書法抑揚頓挫、靈活天矯的線條，展現了立霧溪千萬年奔騰不息所削出的懸崖峭壁與深壑幽谷。溥心畬以不同以往的娟逸筆法，而易之於以更疏放野逸的筆趣；既捕捉了太魯閣峽谷的鬼斧神雕，更張揚了雄秀蒼勁的氣勢。而「築港歸帆」，以花蓮港建築工程的落力刻畫，以及建築工人的用心勾勒，取代了長袍高士的閒逸描摩。把現世觀照融入了自然海景，是畫家渡台之後對於新風格的嘗試。

花蓮山勢雄偉，海景遼闊，江兆申一九六八年也赴花蓮、蘇澳、天祥等地，實際感受造物者的天工之巧，以及山川的雄深雅麗，歸來便創作了「花蓮記遊冊」。書中第十一幅作品（1968）「天祥澗水」，圖中一高士坐臥於泉石上，彷彿正靜聆天流清籟。澗中岩石，大小彷彿

# 澗水

佛，而居中的錦石，被溪水日夜不停地冲刷切蝕，卻雕鑿出舒捲如雲霞的紋路，絢麗無匹。江兆申充分發揮了造境之功，以「一江兩岸法」，在佈局上作高低跌宕的變化，用筆清勁，設色雅潔，把山林畫得濃密深邃；巖態偉岸雄奇，而水紋則細柔平遠，如馬遠「十二水圖」中的「層波疊壤」，對比搶眼；相較之下，高士則愈見渺小，全畫立意大膽又寓哲思。

江兆申為溥心畬的入室弟子，隨溥氏遍讀四史、老莊、淮南子、呂氏春秋及各家詩文，奠定了深厚的中國傳統經學基礎，詩詞歌賦的涵養更是廣博精深，並得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之便，飽覽歷代名作，又能萃取畫境真義，善體造化天心，復融入人文涵養，故成為繼其師溥心畬之後的又一傑出文人畫家。

台灣是婆娑之洋，美麗之島，而東部更是海崖陡立，山脈綿互，故每每成為畫家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盡的創作泉源。從廖繼春、劉耕谷、劉耕谷的鼻頭角夜濤、溥心畬的花蓮八景、到江兆申的花蓮記遊；無論大陸來台的巨匠，或土生土長的本地作手，其畫作都在在流露出對台灣風土同其濃厚的在地情感。而透過油料、膠彩或水墨；相異互別的媒材，也替有情山水各擬千姿萬態的風貌，共同豐富了台灣風土的文化生命力。

且讓我們一入東部的山山水水，靜觀細聽；除了親體它內蘊的生命力，也經由藝術之助，回歸我們的心靈原鄉吧。



天祥澗水  
水墨畫  
錦石  
江兆申  
鈞照冊第十一

江兆申  
花蓮記遊冊  
1968